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9
(第8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8)

论帕慕克小说创作的“绘画情结”

杨中举

(临沂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摘 要: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绘画情结,绘画艺术给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赋予他描绘人、事、物的能力与智慧,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成为有血肉的文学形象,参与到文学叙事中,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效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以伊斯兰传统细密画的方式构局谋篇,全篇流溢着红色、黑色等色彩,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了土耳其人的历史、文化、艺术,展示了人性的复杂与裂变,思考了文明的冲突与共存等问题。在帕慕克的作品中,文学与绘画两种艺术形成了互动、互补、契合的关系,兼备两种艺术的灵韵。

关键词:奥尔罕·帕慕克;色彩叙事;绘画情结;细密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9)01-0097-04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从六岁开始学绘画,一直学到二十二岁,对他后来的写作产生了极大影响。直到1974年才停止绘画,正式开始写作生涯。长达十六年的绘画学习,使得帕慕克十分熟练地掌握了波斯、伊斯兰传统的细密画知识与技法,也使他在西方文化东渐的土耳其现代社会中深入地了解欧洲透视画法,因而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表现出强烈的绘画情结,绘画艺术给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也给了他描绘人事物的能力与智慧,他能够让色彩说话,成为有血肉的文学形象,参与到文学叙事中来,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效果。从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1979)到2008年发表的《纯真博物馆》都或浓或淡地呈现着这一风格特色,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

从根本上讲,一切艺术的内在精神都是相通、相似的,又是多样化发展的。文学与绘画的关系天生密切,诸多经典作品都是图文并茂,宋代诗人苏轼评唐诗人王维诗画有言:“余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更有许多作家通过绘画艺术找到创作灵感写出不朽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也有不少画家通过阅读经典名著创作出美术精品。以《荷马史诗》中拉奥孔父子的故事以原型的雕塑作品,闻名于世,德国剧作家、美学家莱辛根据雕塑作品写出了著名的美学理论著作《拉奥孔——论诗与画的界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更是给众多文学家以无限想像,写入了多部作品;罗丹的《思想者》也给无数文学家、理论家以启示;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据意大利画家乔尔吉奥·德·基里科的著名画作《抵达之谜》写出了自传小说代表作《抵达之谜》。相比之下,奥尔罕·帕慕克更加突出,他从绘画艺术起步,走向文学创作之路,大量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绘画,在文学艺术领域把颜色、色彩叙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颜色与色彩主要是绘画艺术使用的原料,画家运用它们组成千姿百态的色调,创造出风格各异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对世界的认识。如凡高的《向日葵》以青色为背景,从最淡的黄色到最深的深蓝,像燃烧的火焰充满激情,表现了生命的顽强;他的另一幅画作《吃土豆者》则用灰暗的色彩描绘了矿工的困苦生活。俄国19世纪画家列维坦在画作《弗拉基米尔之路》中,天空用的

收稿日期:2008-10-26

基金项目:教育部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8JA752008);山东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项目(S07WF05)

作者简介:杨中举(1966—),男,山东临沂人. 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与翻译.

是阴暗的色彩,草地是一种凄凉的暗绿色,给人以压抑的感觉,等等。同样文学家也使用色彩构成不同的艺术色调表达思想,通过对颜色的选择来达到自然环境的色彩与作家主观情绪或主题表现的对应。文学作品中,作家笔下的色彩,决不仅仅单纯为了客观描绘人、物和环境的颜色,它服从于作者对感情的一种表达需求,体现一种社会意义和作者的审美情感。“在创作时,以人们对各种颜色的不同表情,心理感受和经验联想为依据,创造出各种色彩情调,如宁静,舒适,喜悦,紧张,压抑,明朗,庄重,严肃,幽雅,优美等。”[1]俄国象征派诗人在色彩的象征意义的运用中可谓技高一筹,比如诗人别雷用白色表现了他对纯洁精神的追求;安年斯基把黑色定为其诗作中的主色调,表达了一种哀婉、苦闷的心情;诗人勃洛克则用火红色来预示灾难的降临。小说家们通过色彩迥异的象征意义达到表现作者自身情感和某种社会意义的作用。如康拉德德的小说也特别注意色彩和明暗的运用,尤其是突出光与影、黑与白的对比,并赋予这一对比以丰富的象征意义。他的小说《吉姆爷》“成功运用黑与白两种色彩的对比,表现生与死的主题。”[2]

在色彩学理论中,不同颜色、色彩组成不同色调,“在不同颜色的物体上笼罩着一定明度和色相的光源色,使各个固有色不同的物体带有统一色彩倾向,”“色调不仅仅是指一个画面的基本倾向的冷暖、强弱、明暗的协调与对比的统一,而且也是指捕捉瞬间即逝的色彩中最能典型地表达绘画主题思想的情绪和色彩的节奏和韵律。”[3]在色彩实践中,由于表现角度的不同和处理色彩的手法不一样,对色调的解释也存在差异。法国画家塞尚说:“色调是把看到的自然和理智的自然,把现实的色彩和头脑中的色彩融合在一起,把对象本身所具有的色彩规律和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色彩的感受融合在一起,变为艺术形象典型的色彩节奏和韵律。设计家们则认为色调是将画面中诸多色彩有机的组织起来,使之统一、协调,并从属于一定的情调和气氛,……”[3]绘画用的色彩和文学中的色彩虽然不是相同的表现符号,但我们不难理解两者的相通和联系。写实的绘画是再现性的艺术作品,通过色彩、线条、光影等“语言”形式表达情感意义;而文学是以文字描述创造出更富于想象力的现实的、历史的真实环境,或是非现实的虚构环境,通过或虚或实的意义语境来传达作者的情感。更有学者指出:“色彩不仅向人们传达一定的感情意味,引起人们的情感反应,而且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色彩具有情性,它能给人们以情绪的感染,不同色彩的刺激往往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4]不同的色彩对应不同的情调,“一个肯定的事实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色彩的情感表现是靠人的联想而得到的。”[5]如,红色使人联想到温暖或火焰,蓝色平稳、沉静,使人想到天空、水、空间等,黄色让人感到鲜明、欢快,绿色使人想到生命、植物等,紫色给人富贵、神秘的想象……,还有人认为:“一种作品的色调,反映作者的思想情绪和创作意图,成为色彩运用的主旋律、感情状态的窗口。”[6]人物的情绪和色调的情绪融为一体,这样读者与观众就可以同作者达到思想与审美方面的融通:“观众看到的是形象的色调,感受到的是作者的情绪和感情。”[7]可见,色彩在文学叙事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帕慕克具有出色的绘画功底,深知颜色、色彩的表现力量,在他长达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已经较好地把文学艺术与绘画艺术有机地融合起来,写出了不少充满色彩美、语言美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就是帕慕克借用伊斯兰传统绘画中细密画的方法写出的文学精品,小说描写的内容是画家的故事、运用的方法是绘画的方法:1591 年,在伊斯坦布尔,一位苏丹的细密画家高雅被人谋杀,尸体被野蛮地抛入一口深井。画家生前接收了一项苏丹的秘密委托,与其他三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用欧洲的画法——透视法绘制一本旷世之作,颂扬苏丹的生活与帝国。他的死亡显然与这项秘密任务有关。他希望能有人惩罚凶手为自己复仇。此时书中的一位叙述者青年黑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故乡,他疯狂爱了二十年的美丽表妹谢库瑞早已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但孩子的父亲上战场后音讯全无,谢库瑞于是搬回家中与父亲,也就是受苏丹秘密委托的长者同住。黑的来访打破了谢库瑞一家原本平静的生活。紧接着,谢库瑞的父亲也在家中惨遭杀害。所有牵涉其中的画师都人人自危,除了自己,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仍然疯狂爱着谢库瑞

的黑情急之下与她结婚。颇有心计的新娘拒绝与新丈夫同床，提出要把找到杀父仇人报仇之后才能同居。苏丹要求宫廷绘画大师奥斯曼和青年黑在三天内查出结果，而凶手的线索，很可能就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里。大师与黑把能搜集到的秘密绘制的图画都拿来一一对比，试图找出凶手偷走的最后一幅图的根本原因，观看研究这些画作，使他们毕生绘画生涯的受到了冲击，西方透视法笔下的所有图像都令他们感到了对伊斯兰创造之神阿拉的亵渎，但他们没有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又从高雅先生的尸体旁留下了一幅草草绘就的马图中寻找，它画得是一匹骏逸、简单、栗色的马，有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缺陷——裂鼻。他们请所有可能与案件有关的画师重新画一幅自己心中的马，试图找出线索，狡诈的凶手又逃脱了大师的审查。最后，大师和黑请求进入苏丹的宝库，查看宝库里收集的各种画册与国外的绘画赠品，找出裂鼻马的出处和画派。大师在宝库中饱览绘画珍品，最终心满意足地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也做出了谁是凶手的判断。黑从宝库出来一一拜访三位画师，最终找到了真凶——奥斯曼大师的徒弟、才华突出的“橄榄”，然而为时已晚，“橄榄”夺下了黑手中的匕首，刺向了黑。之后，凶手急匆匆赶到码头，准备离开，这时有一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那是黑的情敌，谢库瑞热情的追求者，黑暗之中凭着凶手“橄榄”手中的匕首，误以为拦住的就是情敌黑，就杀死了他，无意中替高雅画师和长者报了仇。受伤的黑血肉模糊地回到家，终于如愿以偿，与谢库瑞同床共枕，共同生活。

这种多角度、多声部叙述，构织出一个叙事迷宫画面，看似一个简单的杀人案件故事，演绎出一连串复杂的问题：爱情与性，具体与抽象，绘画与写作，艺术与生活，东方与西方，人文的和神权的，生与死，善良与邪恶……，全篇流溢着红色、黑色等色彩，让读者从多层面审视土耳其人的历史、文化、艺术，通过不同叙述者内心独白式的剖析，展示人性的复杂与裂变，思考文明的冲突与共存等历史与现实问题，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高度。在谈到这本小说的艺术构思时，帕慕克特别谈到了颜色构图等绘画给他的启示：在我的故事中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曲丰富的乐曲，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细节。这些都与我对绘画的了解有关，我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不存在透视法限制的世界中，所以他们能用自己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8]

而小说中最为突出的是细密画这一东方特有艺术的运用。从小说细节描写上来看，小说本身就以文字绘出的一幅“史诗式的细密画”。细密画是伊斯兰绘画艺术一种精细刻画的小型绘画。主要用作书籍的插图及封面和扉页上的装饰图案。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们有的画在羊皮纸上，有的画在纸上，也有的画在书籍封面的象牙板或木板上，形式不一。多数采用矿物质颜料绘制，甚至把珍珠、蓝宝石磨成粉当颜料，对后世艺术有相当影响。帕慕克从六岁到二十二岁一直学习绘画，对绘画艺术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伊斯兰世界的古典绘画细密画非常钟情，从中找到了文学创作的灵感，他认为是细密画的方法让他构思出《我的名字叫红》：“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名字叫红》是想对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正是凭借他深厚的绘画修养，《我的名字叫红》的写作本身带上了细密画的特色，每一章节都是一张人物心理图画的细腻描摹，比如第一章“我是一个死人”开篇就写出了自己被杀死的细节，如现眼前：“如今我忆是一个死人了，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9]1死人在现实中不可能说话，作者运用想像，让死人说话，以细腻之笔法描绘了暗杀与死亡的过程。第二章“我的名字叫黑”中通过返乡的青年黑之口描绘十六世纪伊斯坦布尔城的风貌：“我就是如此离开了蹄铁市场，来到苏莱曼清真寺旁的一个地方，望着雪片飘落金角湾。清真寺面北的屋顶，以及圆顶上迎着东北风的几个部分，已经开始积雪。一艘逐渐驶近的船只，降下了向我致意而啪啪响的船帆。船帆和金角湾的水面都笼罩在这铅灰色的雾气

当中。眼前的柏树和梧桐树、屋顶、凄凉的黄昏、下方住宅区传来的声响、小贩的叫卖、清真寺庭院里孩童的玩耍叫喊,这一切糅入我的脑海,决绝地使我感到,从今往后,除了这里,我将无法在其他城市生活。"[9]8-9这里有近景的细绘,远景的细描,静的形象,动的姿态,感觉的真实,读者通过文字就能触摸到一幅精密的风景画。

运用颜色、色彩叙事是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第三十一章"我的名叫红"以红颜色的自述,表现了红色无处不在的存在状态,也似一幅红色绘成的逼真图画:"真的,我无处不在:在围城军队的旗帜上,在举行盛宴的餐桌桌布上,在亲吻着苏丹脚背的使者的长衫上,以及任何描绘着宝剑的场景中,它们的故事深受孩童喜爱。"[9]211-212读着这样细密的文字,读者犹如走进了一个红色服装展,同时获得一种鲜明的色彩感。

要言之,帕慕克小说运用绘画技法构思作品,运用颜色进行叙事,运用历史画家故事组织小说内容,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以伊斯兰传统细密画的方式构局谋篇,文学与绘画两种艺术形成了互动、互补、契合的关系,使小说创作兼备了绘画与文学两种艺术的灵韵,这对文学家与美术家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田玉玲. 油画的"色调"浅析[J]. 殷都学刊, 1996, (3).
[2] 刘文荣. 19世纪英国小说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49.
[3] 冯健亲,编. 色彩理论·实践·修养[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1994:82.
[4] 金元浦,等,编. 美学与艺术鉴赏[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32.
[5] 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 藤守尧,朱疆源,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457.
[6] 郭廉夫 张继华. 色彩美学[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101.
[7] 鲍时东. 情感的语言——关于色调[J]. 艺术教育, 2004,(4):75.
[8] 帕慕克. 帕慕克答记者问[N]. 中国日报, 2006-10-12(11).
[9] 奥尔罕·帕慕克. 我的名字叫红[M]. 沈志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On The Drawing Complex In Orhan Pamuk's Writings

YANG Zhong-ju
(*Literary School of Linyi Normal University*, *Linyi* 276005, *China*)

Abstract: Orhan Pamuk's fictions have intense drawing complex. Drawing has given him the infinite creative inspiration, and entrusted him with the ability and wisdom of describing human, matter and things. The colors have become literary figures with flesh and blood, participated in the literary narration, obtained the extraordinary artistic effects and formed the unique style. Especially in *My Name is Red*,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Pamuk constructed it by ways of miniatures in Islam tradition, the whole work is overflowing with red, black colors and so on. Carefully examining Turk's history, the culture, art from a unique angle, demonstrating human nature's complex and fission, pondering the questions of civilization conflicts and coexistences, and so on. In Pamuk's works, the two kind of arts, literature and drawing, have formed the relations which the interaction, mutual-supplementing and affinity, gained the spirit aura of the two arts.

Key Words: Orhan Pamuk; narrations of colors; drawing complex; miniature